



8

制图：安宁
版式设计：纪安静
责任编辑：高玉璞
执行主编：哈丹宝力格

2024年
7月15日
星期一

内蒙古日报

北疆文化·文物说



【出圈】包头博物馆一级文物

【自白】

我为椽头遮风雨

□娜拉

周代，聪明的劳动人民发明了一种圆弧形陶片，称“瓦”。人们盖房子时，为了防水、排水，保护木构屋架，将瓦片一片压一片，从屋脊一直排列到屋檐。而我们，覆盖在檐头筒瓦最前端，既能保护瓦片，也能为屋檐的椽头遮挡风雨与日晒，延长它们的寿命……说到这里，大家猜到我们的名字了吧？对，瓦当，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瓦头。

我们诞生于西周时期。工匠先用陶土塑成圆筒形坯，然后剖开坯筒，入窑烧造。对半剖，出窑后为筒瓦，如果切割成三等分，出窑后便是板瓦。我们被安在筒瓦前端，这个工艺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建筑用陶上的伟大创造。如果论材质，我们可以分为灰陶瓦当、琉璃瓦当和金属瓦当，其中灰陶瓦当最古老，也最普通，从西周至明清始终是我们瓦当家族中最主要的成员。我们和瓦片解决了人们屋顶积水漏雨的问题，使中国古代建筑摆脱了“茅茨土阶”的简陋状态，在建筑史上，这是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发明。

起初，我们素面朝天地，随着人们对建筑欣赏艺术水平的提高，我们身上出现了动物、植物等形象的纹饰。汉代是我们瓦当家族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，这一时期的我们不仅做工精细，而且形制也从半圆形发展为全圆形，更妙的是我们身体上新出现了篆体文字装饰。

我就是典型的汉代圆形文字瓦当，泥质灰陶烧制，直径17.57厘米，厚2.15厘米，最长处29.03厘米，1981年在包头市九原区召湾汉墓被人们发现。我的当面中心以“十”字分为4格，分别篆书单、于、天、降4个字。“降”在这里读“xiáng”音，是归顺之意。“天”，指苍天。“单”是呼韩邪单于。

我身上为什么会有这几个字呢？故事还得从2000多年前呼韩邪单于的一个明智决定说起。今天的包头地区在我们那时属于五原郡，呼韩邪单于为了生存发展，决定归附汉朝，他去长安朝见汉宣帝，所经过的第一个汉王朝郡县就是五原郡。当地民众知道，呼韩邪单于和汉朝廷示好，意味着大家从此都会过上太平日子，便高兴地在城中的各类建筑物上修筑了“单于天降”瓦当。

公元前52年，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，在汉朝的帮助下，他统领了匈奴全部土地。此后六七十年，汉朝北部边境呈现了“人民炽盛，边城晏闭，牛马布野”的和平景象。我，这片为椽头遮风挡雨的瓦当，目睹了汉朝与呼韩邪单于的友好往来与共同发展。



汉代“单于天降”文字瓦当，书写自由、气势磅礴、尖笔收尾，是研究汉朝与呼韩邪单于友好交往的重要实物。



(本版图片由包头博物馆提供)

汉代“单于天降”瓦当出土于包头市九原区召湾汉墓

走进包头博物馆“九原长歌——包头古代历史文化陈列”展厅，1981年出土于包头市九原区召湾汉墓的汉代“单于天降”瓦当，无言地向人们讲述着20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故事。

该馆文物征集保管部工作人员丁洁介绍，瓦当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中屋檐最前端的构件，最早出现在西周中晚期，起初以灰陶烧制，唐代以后出现琉璃制瓦当，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有了金属制成的瓦当。瓦当从形制上有半瓦当和圆瓦当两种。最初的瓦当是半圆形，称半瓦当。秦代，瓦当由半圆发展为全圆形，而汉代则主要为圆形瓦当。瓦当当面多雕有图案纹、图像纹和文字等纹饰，也有不雕纹饰的素面瓦当。战国时代，各诸侯国所用的瓦当虽然各具特色，但基本上是以图像纹瓦当为主。

进入汉代，瓦当在使用的广泛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鼎盛时期，出现了大量的文字瓦当，依文字内容可分为官苑、官署、祠墓、宅舍、吉语、纪事等几大类。文字的书写线条在刚柔、曲直、方圆、疏密、倚正等诸多方面都高度和谐，或方峭，或流美，浑然天成，令人叹为观止。不同时代、不同地点、不同图案内容的瓦当，承载着不同的历史信息。

西汉瓦当韵味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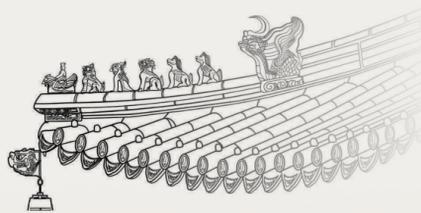
□本报记者 高玉璞 通讯员 丁洁



精彩讲解扫码阅读



“单于天降”瓦当中的“降”字读“xiáng”音，是顺服之意。《汉书·匈奴传》里有“汉宣帝甘露二年，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，愿在甘露三年正月朝汉”的记载，“款”即“叩”，叩关通好之意。这句话的意思是公元前52年，呼韩邪单于去五原塞，请求五原郡官吏向汉宣帝报告，他准备来年正月朝汉。



汉代“单于天降”瓦当

直径17.57厘米，厚2.15厘米，最长处29.03厘米

【观点】

和睦友好结硕果

□张海斌

“单于天降”瓦当出土于包头市九原区召湾汉墓群，现国家博物馆、内蒙古博物院、包头博物馆均收藏有完整当面的瓦当。“单于天降”文字瓦当国内仅见于召湾出土，这里还出土了“单于和亲”瓦当。

“单于天降”瓦当在召湾西汉晚期墓葬的木椁外侧被发现，学者们认为，这些瓦片是用来为墓葬防潮防盗的，是建筑或窑场的废弃物，所以多数是破碎的。但出土的“单于天降”瓦当，当面完好，有的甚至全瓦完整。根据近年发掘的木椁墓中发现，有在木椁门上方摆放一排完整云纹瓦当的情形，由此推测，“单于天降”瓦当极有可能是有意摆放在木椁门上方有意摆放的，不完全是建筑的废弃物，是与墓葬同时的遗存。

曾有专家提出，“单于天降”瓦当的“天”字，可能是“大”字的误笔。对此，另有专家认为，篆书的“大”字头上没有一横，有一横应该是“天”字。这个“天”字与《汉书·匈奴传》所言“天覆匈奴”中的“天”意思相同，指苍天，意思是说，汉朝的恩德如同苍天一样覆盖着呼韩邪单于的部族。“单于天降”的“降”和同出的“四夷尽服”瓦当中的“服”表达的意思都是归顺、顺服。

“单于天降”瓦当是西汉晚期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的历史事件的实物见证。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，双方拉开友谊的序幕，后来昭君出塞和亲，使西汉北边五原郡（今包头）等地呈现“人民炽盛，边城晏闭，牛马布野”的和平繁荣景象。南宋文学家岳珂有诗云：“五原塞上款呼韩，春草新迷拜将坛。从此车书三万里，边臣日日奏平安。”

(作者系包头博物馆馆长、研究馆员)

【史话】

往事如云绕边城

召湾汉墓群位于京包线包头车站西南8公里，南距黄河4公里，东北距麻池古城5公里。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，在召湾汉墓群考古中陆续挖掘出“单于天降”“单于和亲”“四夷尽服”等文字瓦当。这些瓦当原是建筑物上的构件，后夹杂于废弃砖瓦陶片中填于墓葬。从地理位置上看，拥有这些瓦当的建筑物应该在离墓葬群不远的麻池古城中。

麻池古城位于九原区麻池镇政府西400米。古城周边汉代墓葬分布众多，有召湾、西壕口等多处墓群。古城向北正对昆都仑沟口，这里是阴山山脉大青山和乌拉山的分界沟。

古城由南城和北城组成。南城西北角与北城的东南角相连，两城平面呈斜的“吕”字形。北城南长690米，东西宽720米。南城略小，南北长660米，东西宽640米。古城南城和北城的西南角均向内折。北城南门一带有三个呈“品”字形的夯土台基。古城内现耕地，地表多见残断的汉代陶片和瓦片等。

《水经注·河水》中有“又东迳九原县故城南”下，注曰：九原县“西北接对一城，盖五原县之故城也”。麻池古城的特征与《水经注》所记九原相对位置及“对接”的特点相吻合。

麻池古城应是汉代的两个县城，北城是汉五原郡九原县城，南城是汉五原郡五原县城。五原郡是呼韩邪单于附汉入朝所经过的第一个汉王朝郡县，也是昭君出塞最后途经的汉王朝郡县。麻池古城作为汉代阴山以南到关中重要的边城，生动地见证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这个地区的交流和交融。

(丁洁 供稿)

(本版支持单位：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)